

北 行 日 譜

楊公政績紀

附楊公本傳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卷之三

中華書局

北行日譜

朱祖文撰

北行日譜序

自古忠臣義士烈烈而死，令人追攀。千百世之下，欲彷彿其喉唾涯略而不得，則有意爲摹而響爲附者，所博聞異詞，所徵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淑之徒，有年譜之作，間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始有所憑而不眩。若夫天地晦冥，狂飈駭電，瞬息百態，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日譜而繫之北行者何？因周吏部行也。吏部爲天啓名臣，第一人。凡緣吏部受險艱者，例得大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其事者之自爲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之面與吏部往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寸楮丸帛，飛出棘端犴吻之際者十二，去來畿輔，開與吏部心知默爲拮据，相往還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疎慷慨，如在鼎鑊百沸中，而翛然噓之以清風者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沈冥慘淡，如藪逋匿亡，曲爲求全之路，不敢大聲疾呼爲德，而類之耳鳴者也。至于寸楮丸帛之傳，在吏部則爲狄公去絮之衣，在家人則爲蘇公誤進之炙，如新鬼薦羹，巫史紛若，幾幾于盼蠻之一線，而或昧之或恠之者也。嗟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尙忍言哉？宋文信公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且各系之以詩。我朝楊忠愍公亦于獄中作年譜，鬚眉俛仰，至今炳烺如見。然主方虛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祇偷于驪龍之睡，以弄其太阿，兩公得閒而自爲書也，固宜。迺逆闇熾燄，時何如也？以逆闇之熾燄猝發于天下第一人，而閑讀激變，死傷狼藉，其棄疾于吳人，與調吳人之周旋。

于吏部者將何所不至。朱先生旣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偬中按時日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苦于親炙私淑之無人及它傳聞異詞徵信異狀者猶得有所折衷焉。朱先生之爲吏部可稱死交矣。先生之死蓋得于憂與勞幸獲首丘而終牖下然及離照之升而不及霆威之震先生實齋恨以死也。身爲世辭又爲名諸生而家燄酷貧沒而棺斂鋪糜皆藉同人取給即是刻亦余輩醵金爲之生平多贍行不逮書其爲吏部者崇禎己巳秋泌園人張世偉頓首撰。

北行日譜序

北行日譜朱完天先生爲周吏部北行時譜也。余讀而感愴恫乎其有餘悲焉。曰嗟乎禍患之際豈不難言之哉。方是時賊璫僕實張甚所以密布耳目而調人動息者前後數百輩而未已也。於是諸凡與吏部周旋者咸或避匿弗敢以名迹見矣。羣情洶洶。恫疑日甚。吏部且莫且北。而欲爲捍牧圉職橐體者環視而或難其人也。一二同人輩樂爲吏部死非不人百其身顧其勢又各有所牽阻獨先生一人能脫然奮身負轄續以相從于孤危迫阨之中而無所難焉斯其事卽於吏部非有分毫關損益而吾黨友朋之誼不深嘉賴之哉。且先生與吏部初亦非深相識獨以母夫人旌節一事感吏部之相成故遂委心許以驅馳。夫世人修小意氣捨讓感激之中輒相然信以死間亦有之。需要其所爲結心矢報大都不出聲名利祿相煦相沫之間耳。而先生之所爲致感于吏部而幾幾乎必欲得一當者顧獨在此此又何也。先生始北歸爲我道吏部死事而獨搃惋於不獲含斂以爲深憾嗟乎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是時方有吳橋之役安能復與其後事相及哉。且先生固早知吏部不免然亦庸詎知其倉卒至此不復少須臾也。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歸未幾而以先時在道勞瘁疾遂不起先生真以死報吏部矣。此于先生亦奚憾也。余猶記吏部別去時余復寄聲謂恨不能髡鉗從行使田叔孟舒輩獨有千古以爲心中一大欠事嗟乎若先生者其高誼豈復出田叔孟舒諸人下哉。而余心中欠事亦若藉以少補萬分一此余所以讀譜而重有

感也。而因爲之論著若此。至于譜之所以作與譜之不可不作。先生自有序。嗣長公有序。吾友異度有序。序等矣。余不復及云。時崇禎己巳秋日朱陸宣稽首撰。

小引

日嘗著河譜北行也。北行笑爲而譜。蓋斯行也。嘗爲蓼洲先生。先生被逮。從容慷慨之氣。象宜譜。不意細民無知。以哀控而至憤激。其間斟酌之酌。不爲自裁。而爲赴闕。甘心鼎鑊之氣節。宜譜。吾蘇諸君子之遊於京者。等爲先生効一臂。一種之肝膽。宜譜。北方諸君子。急先生之難。慮無不殫之力。千秋之意氣。宜譜。未也。與先生未識一面者。靡勝秉彝之好。或爲竭蹶餽金。或爲捐軀趨事。以庶幾先生之一生。不宜譜乎。與先生至爲金石交者。既爲妄覬其生。復爲深痛其死。思爲先生孤寡永遠計。不宜譜乎。未也。先生之僕。匍匐歸。日往來如織。更有隻身孤旅。拮据含歎。以結先生此身之局者。自有斯譜。而其忠不泯。卽諸君子之義。眞傳。途至有緣。是皆立者。自有斯譜。而其勞不泯。不寧。惟是譜及彼地之芳蹤。而名公之家範。宛然足爲吾。無取法也。譜及彼時之觀記。而當年之人。畢然足爲後人考鏡也。異日者。公論旣定。太史氏秉知錄之。等爲先生不朽。先生之品昭於日星。濱行一段光景。諸君子雅有能言之者。初不以斯譜爲有無。蓋凡譜爲先生殫厥心力者。必且旁及此。則文實與聞。諸君子未必知也。則斯一譜亦採擇之所必資。其可少子。獨是文實。拜先生明賜。竟於含殮不及躬親。北行之意。謂何。何以謝先生於地下。則斯譜也。初無解於文之慙負也。第先生者。時局之所深忌。其爲先生者。時局之所深求。所宜深藏勿露。留爲日後張本。可不謹之哉。慎之哉。丙寅一陽月三復居士朱祖文識。

任俠傳

朱文學

吳門布衣金日升纂述

文學諱祖文字叔經。完天其別號也。世爲櫺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諱震孟字文起。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頰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諱如珂字念陽。肝腸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諱宗孟字巖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諱善繼字乾岳。吳橋之范。諱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橐餧薄鳩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牘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勾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牌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捃摭稍就。而吏部已斃獄。

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神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勤靜。每一感動。聞者悽測。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遷卒。徼倅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娘。有違初心。遂至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北行日譜者。何完天先生譜。先忠介被逮始末也。載其行事。日月具悉。歲久原板殘缺。將不能垂後。令子叔高廣搜鐫補。其孝思足尙焉。先生懿行頌天臚筆傳中略見一斑。宜列篇首。俾閱是譜者。知先生楷模士林。不獨信友一事而已。先忠介被逮在天啓之丙寅。距今四十餘年。其間滄桑陵谷。真如夢幻。追思昔年情實。非所謂抗節死王事者耶。讀之不勝泫然流涕也。時康熙丙午中秋前。周茂蘭謹識。

丙寅北行日譜

明 朱祖文撰

文之獲交蓼洲周公也。則自先慈旌節事始也。先慈苦節四十有六年。繩維免喪之日。爲庚申歲。同庠欲以苦節狀聞之。當事文私以商之。今太史湛持文先生時先生猶孝廉也。先生曰。此事非財力兩足之家不可。今子家徒四壁。一青衿其何能辦。雖曩者吾甥姚現聞。曾於孝廉時獲旌其母。吾蘇顧巖叟亦曾於諸生時獲旌其母。亦皆有大力爲之援。今子無可傍借。將若何。文曰。母節艱辛爲人子者不能一爲表揚。何以爲子。文志決矣。成不成人爲政。請不請我爲政。先生亦甚壯之。夫以先生爲名教宗主。而先父誌又出先生筆。凡諸艱辛之狀。無不具悉其詳。且爲文慎重若此。則事之不易可知。乃蓼洲公文初未一面。第感動先慈之節。於殷汝劫名獻。之一言而徵信先慈之節。於文先生之一誌。咨嗟歎息。惻然垂憫。遂力言於當事。自郡邑大夫以至憲司直指。不遺餘力。且曰。此事非公祖父母力爲主持。而待胥吏循行故事。則此節斷無蒙旌之日矣。迨旌表之旨奉已半載。禮部劄至。文始獲知。其爲德何如而不鏤心銘骨也。嗣是文中心藏之。第以公名位懸隔。雖蒙折節下交。然引分自安。非歲時不敢輕謁。比公奉削奪之命。乃始時時過從。察公神情。亦若以文非趨炎附熱。不虛疇昔之知者。此文與公締交之案也。今歲三月之十有六日。天方曙。忽聞公被逮。大駭出門。彼時便已心念公此行。誰與偕往。意者其文乎。第長子館於浙。次子病。

於牀季子身爲督課不能脫然比至通衢遇公西席鄒君虛王名谷涕泗沾襟欲偕北往文念鄒體弱不堪力爲之阻而遂身任之公聞亦喜動顏色因目吳君公如曰子其爲我一行公如唯唯乃議文與公如偕公之子子佩行已有成說是日諸君子便欲文與緹騎議所需文曰旣文北行不當使緹騎識面以便彼中趨事遂以斯事他屬十七日文念十八閱讀公身一屬緹騎便難披瀝復造公所冀得詢所欲言而諸君子無論識不識或揮淚或懷金或欲一望清輝而至者踵接肩摩聲如蚊聚形如蟻擁無須臾之暇維時有貧士某乃公素所恤者不勝痛向公而泣公笑曰我一去不復返誰卹爾者我應哭爾爾反哭我哉會有蔣兄名鍊者語及傳神一事文躍然曰是烏可已卽託蔣促丹青君丹青至文爲道意于側公斷斷不可再四揖丹青君出若將浼者噫公視此身爲何物曾有幾微兒女子態耶午餘諸議者至云與緹騎講許八百金苦不能就必欲文一行文知諸君非爲舌戰不敵特以文爲公所信其勢不能無增姑借作一證據耳不得已乃行然旣以登場不能不認真一講乃以公之冰蘖告而諸旅亦盛稱公之冰蘖且云倘公而不冰蘖其操也必且列卿寺擁節鉞矣自苦乃爾何與人事吾儕奉命而來祇論官局索金不問其貧不貧也文曰然則金從何來諸旅曰獨不有鄉紳在乎文曰否法網嚴密覩伺者多一爲捐助懼有起而議其後者疇敢以身試哉諸旅又曰然則獨無親友乎彼其至親安在文曰言至此則爾所謂自詰伊戚子亦不能不爲三歎息也親莫親於子女之好遂公且爲貧交是求卽如長子之配於時鉅富兼閥閱者多願與公聯好而公謝客曰乃公如欲富則歷官二政憮足自潤何必借潤他人而令富女入貧

家其與我均茹荼乎抑與我薺荼分茹乎且使我父子姑媳有大不得其所者幸勿復言假使公當日爲俯就則今日之費問之娟家足矣又何必煩吾輩之喋喋爲諸旅不無心動然似已調諸好義之樂助者多乃于八百之外漸增數以千計矣而堅執如故遂各含淚而別是日文卽宿公署人散一燈熒熒文方欲叩公所欲言公且出竹簾六七柄從容揮毫書至二柄漏下已幾二十刻文不能復待力止公書公乃略言數事無宛轉叮嚀也文因笑語公曰今夕光景千古希覩何幸躬逢其盛耶十八日天將曙諸議者復走使從公所促文文計不一二時且開讀事急矣其敢有辭乃復匍匐往則諸君子邀有魏某者云是故錦衣書記之子言當易投遂與偕入魏入不措一辭便慨然以一千三百金許之先交四百於是諸旂滿志報命於公時公伯子淚從心下強顏相對公仲子年方總卯見公將出署就逮淚不自禁公怡然曰我天君方泰反爲若一哭所累其速去毋擾我時已報午諸司畢集士民填委而直指中丞且先後至詎意忽有官旂之變於時變出倉卒赴義如狂文以裹服不便入晤躊躇竟日比暮知公請囚不得乃歸公所公所爲兵憲行臺防守甚密文惟外望而已十九日文念公已無生理而重以斯變其謂之何造憲署苦不得入至晚當事者復移公入縣署始得晤公公是時了無怖懼但多一番煩惱曰如無此變則斯時我已從容就道奈何有此紛紛少選公坐帷中呼文耳語曰誰爲我語當事者嚴兵衛我聞道夜半馳出城乎而一時友生愛公特甚哭聲震天中有倡高景逸先生之說者文謂公事與高先生微不同高無民絕一自裁畢矣公則多此一節事須徐議于時萬民擁塞公赴闕之心如焚文寬之曰俟民心稍息公

始可定行期。此時一動變更不測。公乃首肯復事筆研爲一僧書扇書齋額寄去曰。事雖小不可負諾也。門外溷汙門內蕭蕭。被逮之始。親朋雲集。自民變後。皆畏禍不前。時來詢問者。不過疇昔莫逆寥寥數人而已。是夕文仍陪宿縣公署。二十日早。公乃笑向文曰。患難相依。我兩人真堪合傳。文曰。公當此際。而神情不動。乃堪不朽。若文之棲棲。特情不能已。何足道哉。自是日爲行計。乃命同人佯播候旨之說。以息衆囂。而民亦稍稍解矣。是夕文歸密爲束裝。彼時訛言孔將諸親知方促文趨避。何暇議及北往。內人一見驚相謂曰。禍且旦夕。聞公椒蘭咸栗栗懼及而比鄰。已東奔西竄。巷爲之空。汝速禍乃爾。如一家生命何。時文承爵之子壽康。新膺衛秩。伏枕傳語曰。祖助不易。父此行或有他失。如祖助何。文笑曰。事果株連。豈一避能免。奔竄特愚夫事。智者不爲。乃若北行。業已心許。其忍相負。倘果緣是而及於難。亦命數使然。非予所得主也。其止勿復言。惟是內人喃喃謂公往必死。死必慘。奚不死於故鄉。而務往罹慘毒。則文中心不能不爲動。就枕躊躇竟夕。詰朝二十一日。往關廟私以自裁之說。卜之真君籤。若勸行而自卜從行。則頗有危詒。然念事勢至此。義無中止。復自奮曰。司馬公有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今天若憫我。亦必無此禍。豈得以必然之禍。而奪必然之義。遂不復介胸中。則往文太史支十金爲行裝。往別本學吳師名麟徵。吳。師曰。民變之疏。十九已發。公卽往。無與於旨。之溫不溫。公身一往。萬一斃於嚴刑。已無足證。而金吾於公獄詞。以民變事株連一二縉紳。爲彼黨所心恨者。則一網盡矣。何不從容旬日處分後事。以一死了局。禍止公身。以全諸紳爲愈乎。文念株連之說。實彼黨所有。然在吾公惟有赴闕爲正。故前說謂之忠于諸紳。

則可。其爲吾公謀，猶似有未盡善也。然不敢以一己之見，傍撓其閒，遂唯唯。二十二早，公馳使相召，則曰：遷寓理刑公署。公署舊名金鄉書院。若爲候旨者然，文意公或爲前說所動，至則促裝耳。於時馳一介以力阻公行者，言娓娓。公則計不反顧，毅然以一身甘鼎鑊。且曰：若輩爲所欲爲，苦無大人君子張膽明目教誨之耳。我且甘身蠶粉，正言教誨若輩。是日文復馳歸，計彼時文雖足跡不至，變所然朝夕，吾公必已爲覩伺者物色，其能免于吏議？倘此往或有起而議其後者，不能分身相應，必且以逃匿相加責其罪案，遂草一呈，直以同公子追隨吾公明告本學，以爲異日張本囑家中一俟發足卽投，而文子壽增尙未冠，見此行不可止，遂力請從。曰：父老矣，長途左右，其可無兒？文笑曰：兒念甚佳，然此苦趣非兒所能嘗，萬萬不可力止。乃已。二十三日爲合錢明卿太史之日，文爲倡于旬日前者，文念知己在難，何忍銜杯，遂不赴而卽于是日赴公署，爲長行計。公之長行，實惟二十五日。子夜，文恐栖遲家中，卽有剛腸，或爲兒女子所撓，遂一出不復歸。壽增善欲識公，遂與偕入。此兒因文在署，連造三日，炙公清輝，不可謂非幸也。又公見此兒持有竹箋，特爲之題手澤，宛然不尤幸乎。二十四日早，公呼長子拜文。文曰：若然以不肖待文矣。公乃止。而反躬爲之叩頭。長公曰：從此以伯呼之。文遑遽不敢當。是日聞申中丞元翁罷官歸，文與中丞爲舊賓主，且爲先大夫生平知已。大父身後，先年百戰，助得微橫金世爵，實惟中丞力義無不往候也者。復念此身一出公署，更復牽纏公之今日，是何光景？文旣戀戀於此，卽不住不爲恝然，乃第以一函致意。是日公語文曰：弟別無一事牽腸，獨先人未葬，此死不瞑目之事。蓋筮仕之日旣所不及，里居數年，營有馬糴，一切

地下之事已爲畢辦。第以年月未宜，故爲稍待。今不幸值此，幹父之蠱，有吾子在兄，其輔襄大事，無一語及妻孥。自被逮迄今，如一日也。文因謂公此行存亡未卜，且與家人永訣矣。就道之日，尊夫人攜諸幼子登舟，可得一別。公搖首曰：「徒亂人思不可復詢。」公以公今日有此奇禍，自反歷官，亦有一二冤獄，爲公隱衷所不自安者否。公隨聲應曰：「此弟一生可自信者。今日之事，蓋往因中業，如不通釋典，幾不能自解矣。」二十五日長行館于浙之長子，因呼遲約其歸囑家事而尙未至，遂不復待。是日文計公此行決無生理，文豈能別効一臂？惟有一抵長安，速治棺槨以待。一有不幸，則躬爲含殮，以効友朋之義，以慰孤寡之心。此出門作想也。是夜漏下二十餘刻，遂行。比及舟彼時，兵士戒嚴，胥江之滸，幾無隙地。地既泥濘，人復踐雜昏黑中，忽失長公所在。蓋使者唐元恐爲緹騎所物色，私與偕歸。公忽出意外，念甚，呼文覓之，乃與兒壽增於昏黑中。自胥江至洞涇，匍匐將十里，抵公家。已漏下四十刻矣。知公子已歸，懸旌始定。二十六早，於公家發舟。是時公內弟公如吳兄名璫，以有太夫人在堂，恐遺母氏憂而止。乃獨與公長子子佩行。是時送文登舟者，則惟張氏孟舒名世、異度名世、兩伯仲耳。二十八早至雲陽，公已有成命，立趨子佩歸矣。逆料公心，民變日傷其少年，緹騎一人，未必不爲報復。而又戒心於江滸相失之事，故深爲之慮。子佩含淚向文曰：「父決不欲我往，奈何？」文曰：「尊公自有深意，父命其敢有違？且斯何時也？母夫人柔腸欲斷，兄歸苦憇，母夫人孝自在耳。力勸之歸，已而四月初旬，奸人忽造偽旨，謂籍沒公家，家人一時星散，夫人幾欲自盡。微子佩力爲寬解，夫人已鑿泉壤矣。」子佩此歸，不可謂非彼蒼默佑也。於時文亦私轉一念，公之子。

公且堅不欲往，則事之危殆可知。然少生退怯，如一已之生平，何遂獨任不辭？偕公使唐元嚴秀二人先公而往，擬從雲陽登陸，而唐元以驃貴欲走瓜州。會此時彼地諸旅羣集，恐爲物色，遂從其說至瓜州。則天雨泥濘，而又計從清江浦登途爲便，乃遂往清江浦。二十九日舟抵維揚，候關兩僕登岸，有長髯呼之曰爾已來乎？不爲應，則又曰爾蘇人也？若素相識者，然回述于文，殊爲之異。初二從清江浦登陸，有差騎一人馬已馳過，忽復馳回向文，亦曰爾已來乎？不爲應，則又亦曰爾蘇人也？爲之唯唯，始去。方宿逆旅，唐元私語文曰：頃之差騎寓適相對，又復相問，而其語若知我等蹤跡。文疑此必織造之使，物色偕來者。此時有公致鹿職方孫孝廉兩函，遂欲焚之以滅跡，而又念非此無以取信二公，方擾擾胸中，忽有羣捶遠旅之門者，其聲甚厲，則謂必差騎我擒無疑。靜聽乃縣役呼里役也，抵寐便夢先都督至，文急訴以北行之故，及商焚書之事，先都督熟視不言，比醒私念不言者似可付之無言也。乃不焚，而以書入唐元臥具，蓋搜必先文，文之行囊，彼所注意。元之臥具，彼之所忽，萬一可倖脫耳。初三日始知此人昨偶乘差騎早已僱驛而去，驚心始定。及之前途，乃舟宿處，曾一識文，故爾相問，心始帖然。初十日宿陽谷，覓有民變明旨，旨甚溫，爲頌天王聖明也。十六申刻，文枉道抵江村，日將暮，託爲公之內昆弟謁鹿公。名善繼，號乾岳，定州人，住江村。蓋公之長子既不往，非至戚，恐不便吐肝膈耳。鹿公一見，泫然相對，囑以鋪堂之事，憇其至親，一往。鹿公即刻馳使邀孫公相議。孫公名奇遜，容城人，字啓泰。居容城之北，相去二十五里，比至子夜矣。十七早，會孫公以無可効力，鑿壁相告。先是魏廓翁被逮，吾公曾致書二公以魏事託之。時孫以兄往，鹿以使往，文曰：魏公事